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序

史家作注昉於應服至顏監乃集諸家之成同時李賢司馬貞張守節各有述造蔚爲鉅製裴注國志距當塗僅百年見聞切近徵引繁博又注家之創例焉典午一朝西都河洛南遷秣陵百六十載記注如林洎乎貞觀始成實錄而緜歷既久値南北混一之初雖詮次舊聞裁成義類然官修之書出自衆手敬播敘例久已闕佚撏撦晉緝罅漏滋多士鑑擘求積歲闚測所得疏記簡端前人舊說撢精擷要吾友翰怡京卿並治此史互相商榷合術同方凡所心得十符八九謹舉十例挈其綱

領李唐初葉十八家之史存者無幾虞朱謝蕭諸家見
於書鈔類聚御覽者不及王何臧三家之多故唐臣載
筆頗采三家而亦時有同異于鄧徐曹諸紀取材更尠
惟孫氏陽秋評隲人物列傳每依據之若夫瑣語碎事
則劉義慶郭澄之裴啟之書參互錯綜畧有耑緒是曰
溯源一也裴注陳志所引魏晉史傳地志毋慮百數十
家其書久佚賴此以存今距唐初更千餘年所藉以根
稽者惟在虞歐徐李諸家類書較之裴氏更爲其難然
單文片語悉是碎金不獨洛都逸史江左遺編尚見十
之三四即田融車頻之書和苞龜龍之記蕭方等羊堅

之春秋亦復爬梳抉剔引爲左驗至崔鴻之書凡唐宋人所甄錄者一字之存奉爲瓌寶若明人重訂之編眞贋雜陳蓋無取焉是曰捃逸二也嵇阮之歿在泰始受禪以前並未佐晉創業豈魏荀彧宋劉穆之之比列諸晉史義例安在王育陷身虜廷卒爲元海太傅韋忠效用劉氏征討叛羌矢盡而殞並非忠於晉室劉敏元救護宋平不愧義士而仕於劉曜大節有虧此三人者乃與嵇紹諸人同列忠義是非淆亂無逾於此列女傳自劉聰妻以下皆出僭僞諸國非晉聲教所及其夫旣殊而異之其妻妾復引而進之於義不安錢氏大昕謂當

見諸載記是矣是曰辨例三也魏蜀戰事陳壽每諱言敗衂晉史仍之武侯前後五出惟街亭失利外此則未爲魏挫鹵城之役紀云拔圍亮遁而漢晉春秋所言正與相反習氏以晉人記晉事畧無曲筆而唐人修史轉失其眞天文五行二志所書魏晉災異以長厤推之日月每有不合且多漏畧遠不如宋志之翔實蓋沈約所據兩晉舊史年代未遐尚可徵信說者謂此二志出李淳風手歴代推重不知在各志中最爲紕繆丁氏國鈞之言是也盧氏文弨拾補據漢宋諸志勰理闕誤其功尤多四分厤施於元和而律厤志乃誤爲章和凡兩見

之孔壁諸經爲尙書論語禮記孝經見於班志及六藝論自漢以來未嘗言壁中有春秋者衞恆誤以禮記爲春秋如斯謬誤宜加糾駮是曰正誤四也王隱對祖納之言既見納傳復見隱傳李雄告張湁之語既見張駿傳復見載記齊王冏之奏張華解系兩傳悉錄原文盈篇累牘凡百餘言其他兩傳互見者尙難更僕徐寍事蹟附於桓彝之末而於彝傳復錯出其文未免複緟洪氏亮吉謂宜削去彝傳數行錢氏大昕則云芟薙附傳文省而事無漏其言允矣是曰削繁五也本紀漢運垂終之語出自宣王而魚豢則屬之陳羣桓階智囊往矣

之語本諸蔣濟而干寶則厲之宣王晉世以碑表私美興長虛僞咸寗詔禁於前義熙議禁於後故豐碑巨碣著錄蓋尠然大臣長吏人皆私立金石錄所載鄭烈彭祈以下二十餘碑今皆湮滅文館詞林所載碑銘僅有存者以之攷史互有異同方諸貞珉獲益相等他如都督州郡拜官先後郡縣廢置求之逸史攷之別傳往往與本書歧出各有詳畧若唐人僞刻周孝侯碑事實牴牾不足爲證是曰攷異六也齊萬年之役周處戰歿而洴督馬敦立功孤城枉死囹圄論其遭際厄踰觧系乃史無其名幸有潘岳誄文錄於蕭選千載而下可雪冤

誣李雄之破涪城譙登遇害史無專傳而常璩國志言
之綦詳愍帝被弑平陽許肅扶抱哀泣乞爲殯殮竟不
得與麴允厠名忠義幸別傳尙存詳見御覽石尠殉節
樂陵見於懷紀史臣不知爲石鑒之子傳文闕如近年
墓碣出土頗具事實二子定遒同時致命與卞壺父子
一門忠孝未容軒輊凡此犖犖大節不爲闡幽何以勸
世之事君者此唐史臣之失也是曰表微七也惠帝改
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凡歷九年乃書兩月餘之永
平於元康則闕而不紀安帝改元元興是年復改隆安
及大亨次年仍改元元興而紀但書元興元年繼以二年

其間隆安大亨兩次改元不見本紀后妃傳於懷帝梁后閱無一字賴御覽所引臧書詳其世系里貫著其名字凡此犖犖大者皆足以裨助史文地理一志本於太康三年地記而於三年以後下逮懷愍兩朝三十餘年郡縣沿革槩從闕佚惟於各州序末掇舉數語且多僢漏即王隱地道之記沈約州郡之志凡太康以前之建置亦復未能資校顯與僟僱江左僑置郡縣僅存崖畧十六國疆域語焉不詳至如赫連氏以州統城不置郡縣更未及詳攷矣是曰補闕八也古時外域見聞曠絕史家撰述展轉傳訛日本近在海東彼國史乘未嘗流

入中土自黃氏遵憲撰爲國志网羅詳贍知重罪族滅之說乃失之誣晩近敦煌石室流沙竹簡遺文故籍類皆魏晉之典章瓜沙之地記擴而拾之裨益良多至如郛休碑陰可訂官制荀岳鄭舒墓碣有關世系固不僅錄異之傳冥祥之記與劉氏世說可相參校也是曰廣證九也屈子舊都湮於北宋道光季年邑令踰懷遠而西求其遺址謂淖泥之河古爲黑水白土之城地即統萬既由目驗或非筵言苻生淫虐僭于癸辛楊衒之述趙逸之言稱爲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裏讖殊異判若兩人至於名人冢墓地志緣以爲重往往一書

兩見眞僞羼存郎王睢陵之孝水或云在河南或云在武進且有謂在撫州者侈陳古蹟重絡後人欒史王象之均蹈此失魏王泰李吉甫無是也是曰存疑十也循斯十例旁搜博攷異者辨之同者證之謬者糾之遺者補之成晉書斠注百三十卷不敢謂乙部之功臣或竊附唐人之諍友昔乾隆朝彭文勤尚書與劉金門侍郎合注五代史記後人以爲美談士鑑不敏願與翰怡嬣二公之後塵當世君子其許之乎己未仲夏之月吳士鑑自序

晉書斠注序

承幹弱冠即喜治乙部之書嘗謂遷史以裴注爲最古司馬索隱張氏正義爲最博班書諸家之注大都散佚顏氏萃其菁英蔚爲鉅製范書有章懷之注司馬續志有劉昭之注陳氏三國志有裴西鄉之注自餘諸史有劉昭令之注陳氏三國志有裴西鄉之注自餘諸史闃然無聞　國朝中葉彭氏始注新五代史以禮徐氏綜論諸注三史多搜古義裴注陳志專存古籍與正文互相參覈彭氏師瀠裴注博采宋人著述泛濫援引未必與史文附麗其體例稍稍異矣承幹蟄居海上與吳絅齋侍讀爲文章道誼之交每譚此事知其瘏心典午

一朝之史垂三十年積稿甚富乃彼此商榷發篋陳書思欲毗助以竟全功又數年而紀志諸傳載記攷訂畧備訂異證同已不止三易其稿因撮舉其義例約有八端自南北雲擾中夏分崩方州郡縣朝屬於南者夕即淪於北欲知史事非明晳地形無由知其區域攷其兵謀當時有南北對境圖一書惜佚存無多僅散見於唐宋類書且唐修晉書在沈約宋書之後沿襲宋志故志傳中往往有南豫州南兖州南徐州南秦州諸語不知此乃宋永初地名義熙以前初未冠以南字至於懷愍以前之郡縣覩太康地志已有廢置而唐人僅據太康

三年以前之地道記致多闕畧牽連鈎索條理繁賾六朝地志以酈氏水經注闞氏十三州志黃氏十三州記陸氏楊氏洛陽記戴氏宋武西征記郭氏述征記諸書爲言地理者之專籍南方則沈氏南越志黃氏交廣記竺枝林邑記扶南記有裨外事此博攷兩晉地理實爲全書之樞紐也長術之法昉於杜氏元凱僅紀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後世未有專書近人汪氏曰楨始有歷代長術之作於是二千餘年之朔閏如眡諸掌晉書天文志論者謂李淳風所作宜勝他史不知本紀與天文五行二志歧誤乖盭甚於他志盧氏文弨勞氏格鰓理鈎

攻用力至勤有誤在紀者有誤在志者遂使千載而下至是一無疑滯至於乾象術具載於律歷志李氏鋭縱心孤往疏通解釋釐然有當於人心此長術之精密實爲
國朝之絶學也自秦燔圖籍司樂失職漢初有制氏傳玆微學孝武創置協律之官迄王莽時散亡魏明帝時始令列和承受笛聲以作樂律悉本其父祖之師承本書備載列和與荀勖問答之詞計其人年已耆耄蓋亦如孫卿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以待王公者是也荀勖不於此虛衷採納乃別自造器而毀其所製亦太師心自用矣然列和笛制尚存隋書音

樂志中梁武帝時會一製之　國朝淩氏廷堪作泰始笛律匡謬既據隋志所載制度復證以宋志所言晉時廂樂之尺寸始知自古相傳之制及列和所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者幾幾乎晦盲否僿二千餘年終古莫知其誤猶幸淩氏銳心冥索深通奧窔天假之緣啟千秋之疑竇蔚成絕學非偶然也胡氏彥昇作樂律表微既用荀勖之說復云不可施諸實用徐氏養原著笛律圖注引伸胡氏之說篤信泰始之制依違遷就絕少心得不足深辨此西晉一朝之律學實顯晦絕續之一大關鍵也魏晉遞嬗門閥之重昉於是時江左以還歷代相

承至李唐之季始少衰替如何法盛晉中興書竟以世家鉅族分姓為傳題曰陳郡謝錄潁川庾錄瑯琊王錄濟陰卞錄會稽賀錄濟陽江錄陳郡袁錄太原王錄順陽范錄高平郄錄陳留阮錄范陽祖錄潯陽陶錄凡諸類書所引畧舉一二可攷見者尚有四十餘錄此雖攷傳為錄之證然不啻為一姓之家乘前後史家無此創例推其流弊上品則祖孫父子敘述聯翩下品則寒門遺逸姓氏翳如故南史譏其自託寒士佚此延譽今者壯史幸其佚文尚多轉足裨益其次則王隱虞預臧榮緒頡頎何書皆可求其根據若朱鳳謝靈運蕭子雲沈

約諸家在貞觀時已佚去十九以之斠注采獲綦難此洽晉書者當深明佚史之流別也孟堅作志攷七畧爲藝文自周秦以降下逮西漢初非斷代范陳二史及六朝諸史均無此志唐修隋書改稱經籍凡兩漢魏晉以迄陳隋駢羅於四部之中以阮氏七錄爲依歸洎兩唐書作志與隋志互有異同　國朝章氏宗源遂於目錄乃有隋經籍志攷證之作惜所傳者僅存乙部其餘甲丙丁三部相傳爲歷城馬氏所竄取然存者亦止甲部較爲完備而丙丁二部十僅二三嚴氏可均輯全上古三代至南北朝文即隋志丁部攷證之濫觴也近三十

年文氏廷式丁氏國鈞與侍讀均有補晉書藝文志之作三家所輯互有得失同異其異者爲釋家一類或采出三藏集記或采歷代三寶記或采閱藏知津自餘小小出入無關宏恉今注晉書於列傳中攷諸家著述之目錄卷數兼及輯本俾存崖略至於晉世雖禁詸墓之文然袁宏祖逖碑繆世應石鑒碑張望庾翼碑銘孫綽庾冰碑銘伏滔王洽碑銘之類凡此煌煌鉅製半出南朝可知當時懸禁並不能行晚近東瀛新出之文館詞林較舊時相傳卷數增多數倍悉關史傳此兩晉人之撰著左采右獲不能以更僕數也學術之道覘世風爲

質還說者謂唐人重經訓宋人講理學幾疑宋人皆尚空談無關攷證殊不知宋人讀書首問實事求是之風如王氏學林宋氏筆記王氏野客叢書韓氏㵎泉日記洪氏容齋隨筆張氏雲谷雜記至為淵贍王伯厚氏晚出作困學紀聞為趙宋一代之後勁諸家所攷史事類多精鑿唐人著述無此派別前人又謂金石之學乃是宋學斯言良是設非歐陽趙洪諸公有集古錄諸書則僅存之碑目湮沒無傳何由攷一朝之官制此宋人攷訂之書實有裨於往史也　國朝經學之盛踵武漢唐而治經之外兼及治史然就晉書而論其卓然可傳者

以錢氏大昕之攷異爲巨擘張氏熷之讀史舉正亦復精審王氏鳴盛之商榷趙氏翼之劄記洪氏頤煊之攷異方駕曉徵睥乎其後而獨到之處正是言史學者之圭臬盧氏文弨之拾補於校異勘同通貫前史之中冥心神悟至當不易郝氏懿行鈎鈲淵微惜所作晉宋書故未爲完書至於專治晉書者則畢氏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精而不詳王隱晉書地道記太康三年地記輯本亦有漏畧若勞氏格周氏家祿兩家之校勘記丁氏國鈞之校文於長術之僢誤紀事之疏舛梳鬄無遺其功匪細此國朝諸老治史之勤未嘗不等於治經也

自晚近天不愛寶圖書間出如敦煌之佚書流沙之墜簡傳播中外爲昔賢夢想所未見晉紀殘卷紀太興二年之事論者謂是鄧粲元明紀雖未敢凡定然寥寥二千餘言以之校正紀傳訂譌匡謬其詳贍勝於干曹諸書沙州圖經簡要翔實所舉諸涼遺事皆河西地志所未詳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鼻祖虞氏書鈔歐陽類聚尚在其後不意陽休之祖孝徵諸人鉅製忽出人間片羽吉光彌足珍貴竹簡出於羅布淖爾以北記魏末以迄前涼鄯善五王冠以親晉二字證之王浚段匹磾傳務勿塵乃有親晉王之稱李柏表文爲上張駿之

書存者四簡單文孤證如矜郲獲若非生當海隆大通之世無由覩茲瓌寳此晚出之祕笈皆關於邊陲之史事也凡此大端胥關體要世有殫見洽聞潛擘乙部者當知侍讀與承幹之苦心竊自附於萍鄉劉氏而與南昌彭氏合軫而齊驅也歲在丁卯重九日烏程劉承幹

修晉書詔

朕拯溺師旅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斯不爽昧左官詮事歷茲縣邈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代列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採檮杌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逖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蕞爾當塗陳壽敍其國志眇哉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

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
典惟晉氏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啟玄石之圖下武代黃
星之德及中朝鼎沸江左嗣興並宅寰區總垂徽號足
以飛英麗筆將美□書但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
良史事虧實錄緒煩而寡要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
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堙於涸流處叔不終於中
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畧記帝王鸞盛廣
訟纔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高韜遺
芳於簡冊金行曩志闕繼美於驪騵遐想寂寥深為歎
息宜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俾夫

湮浴之詰咸使法明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
學士亦量事追取貞觀二十年閏二月

唐太宗御撰晉書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晉書斠注目錄

帝紀第一卷　晉書一

高祖宣帝 懿

帝紀第二卷　晉書二

世宗景帝 師

太祖文帝 昭

列傳第二卷　晉書三十二

後妃傳下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列傳第七卷　晉書三十七

宗室傳

列傳第八卷　晉書三十八

宣五王文六王傳

列傳第五十二卷　晉書八十二

楊佺期

列傳第五十五卷　晉書八十五

劉毅 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列傳第五十六卷　晉書八十六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耀靈伯父祚 耀靈弟玄靚 玄靚叔天錫

列傳第五十七卷　晉書八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 子士業

忠義傳

列傳第六十卷　晉書九十

良吏傳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列傳第六十一卷　晉書九十一

儒林傳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列傳第六十二卷　晉書九十二

文苑傳

列傳第六十三卷　晉書九十三

外戚傳

何準 子澄　王濛 子修

王遐　王蘊

褚爽

列傳第六十四卷　晉書九十四

隱逸傳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 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列傳第六十五卷　晉書九十五

藝術傳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列傳第六十六卷　晉書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七卷　晉書九十七

後趙

石季龍上

載記第七卷　晉書一百七

後趙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載記第八卷　晉書一百八

前燕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載記第九卷　晉書一百九

前燕

苻生 苻雄 王墮

載記第十三卷 晉書一百十三

前秦

苻堅上

載記第十四卷 晉書一百十四

前秦

苻堅下 王猛 苻融 苻朗

載記第十五卷 晉書一百十五

前秦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沮渠蒙遜

載記第三十卷　晉書一百三十

夏

赫連勃勃

右晉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

國附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晉書斠注目錄

晉書斠注卷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帝紀第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史記序傳索隱司馬氏系本曰蒯聵生昭豫昭豫生憲憲生卬與諸侯伐秦秦

七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林寶元和姓纂二日卬孫楷漢武都太守孫鈞後漢征西將軍案姓纂所言世次與本紀異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魏志司馬朗傳注司馬彪序傳日明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魏志司馬朗傳注司馬彪序傳日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日進不敢進不命日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又武帝紀注王隱晉書日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冊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帝卽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畧博學

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太平御覽九十五處預晉書曰上雖服膺文藝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內外多難謀而鮮過舉必獨克知人拔善顯揚側陋王基鄧艾周泰賈越之徒皆起自寒門而著績於朝經略之才可謂遠矣世說容止篇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邁傑有英雄之略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魏志楊俊傳曰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錢大昕廿二史攷異十八日按魏志俊爲南陽太守非南郡也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魏志崔琰傳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魏國初建拜尚書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魏志武帝紀曰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注松之按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張熷讀史舉正曰六當爲元三國志武紀建安元年十月

拜司空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御覽七百四十三引晉陽秋作魏武使人往微刺之以觀信否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講䜛一策畫多善北堂書鈔六十八王隱晉書曰曹志爲上丞相辟司馬宣帝爲文學掾上初稱疾不應逼召之乃與應命丞相見上心息之曰觀此掾必豫我家事也蘇離嫌恐又一百三十三魏畧曰晉宣帝好學曹洪自以麤疎欲屈自輔帝帝恥往訪乃託病拄杖洪恨之以語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應命也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書鈔七十一魏畧曰太祖以司馬宣王爲侍郎應令與諸子游也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讀史舉正曰下云從討孫權又云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案操進國在建安十八年征魯在二十年征吳在

二十一年此文前後乖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案魏志劉曄傳曄白太祖謂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與本紀宣王之言相同或當時計議不謀而合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上表作上書陳說作稱說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作王以權書示外曰爐炭作爐火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

也魏志武帝紀注魏畧曰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案本紀載宣王答詞與陳羣桓階之奏相同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魏志陳羣傳曰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封潁昌侯爲司空薨謚靖侯王粲傳曰質濟陰人官振威將軍封列侯注魏畧曰字季重質別傳曰卒謚醜侯質子應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周家祿晉書校勘記日當作二十餘年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荆州刺史

胡脩麤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蜀志關羽傳曰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魏志曹仁傳曰仁人馬數千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案魏志蔣濟傳曰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云云與本紀同蜀志關羽傳亦云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云云亦與本紀同惟紀則專屬之宣王 孫

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志蔣濟傳蜀志關羽傳均作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蜀志關羽傳曰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注蜀記曰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乃斬之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軍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郎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丁丙善本書室藏魏書志日宋刊大字本晉書西襲羽公安羽字不脫武以荊州遣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讀史舉正日南寇謂吳潁川未爲逼近通鑑作漢川是也皆欲徙之帝曰荊楚輕脫易動難安

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覬望今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于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

魏文帝卽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鎭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爲尙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林國贊三國志裴注述一曰文帝紀

引獻帝傳列勸進魏王諸人職名有云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案晉書宣帝紀稱魏文即位帝爲丞相長史魏已受禪始爲督軍御史中丞殆非也陳志書即位皆指即王位本注所列職名如辛毗桓階鄭渾賈詡等數以本志諸傳皆繫之文帝即位之下與此適合不應懿爲督軍御史中丞獨以踐阼後之職名追書故知晉書爲誤

封安國鄉侯

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魏志文帝紀曰五年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御覽二百王隱晉書曰封宣帝爲武平侯案本紀上文封何律亭侯安國鄉侯至是改封向鄉侯不言封武平侯或本紀有闕畧也魏志明帝紀黃初七年稱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領兵五千加給事

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

與寍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魏志文帝紀事在六年三月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魏志文帝紀曰七年正月壬子行還洛陽宮案本志無七年事故附繫於六年之下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元和郡縣圖志曰廣陵城吳王濞都十四里半一名揚子城在縣北四里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眞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丁國鈞晉書校文一曰據魏志文帝紀時同受顧命者尚有曹休凡四人

與此互異

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魏志明帝紀作大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魏志明帝紀注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他生達少入蜀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

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又劉曄傳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重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干寳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案魏志劉曄之言與本紀宣王之言大同小異乃一屬之曄一屬之宣王蓋其時言者非一故魚豢云衆臣以爲待之太猥也惟曄傳則諫於既爲太守之後耳按姚範援鶉堂筆記曰魏志明帝紀新城太守孟達反按治房陵今房縣方東樹按曰漢地理志漢中郡注莽曰新成屬益州續志房陵下注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封侯假節

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魏志明帝紀注魏畧曰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水經沔水注曰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注云地理志漢中之屬縣也漢末又爲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爲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

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魏志明帝紀注魏畧曰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

諸將以距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曰伇陵城
在洵陽縣西五十里庾仲雍漢水記謂卽
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也水經注漢水東經西城縣
故城南又東經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圍數里
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中爲木蘭塞蓋吳軍向
安橋而蜀軍向木蘭也安橋應在縣東南胡氏引水經
注云安陽西北有高橋溪口旬水初達與亮書曰宛去
入漢之口也安橋當在其下恐誤
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
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
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
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
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
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

降斬達傳首京師魏志明帝紀事在二年正月注魏畧日宣王誘達將李輔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於洛陽四達之衢案本志不載二年之事故附繫於元年之下而敘言其事耳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日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俘獲萬餘人振旅還

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眾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

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揞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於宛

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眞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泝一本作次進沔而上至於朐䏰拔其新豐縣盧文弨羣書拾補曰當作朐徐友蘭拾補識語曰案古無朐字小顏音劬是朐確矣先儒謂朐忍蟲見十三州志即蚯蚓轉音巨區聲近鄭君道之區句古音同部皆確證廿二史攷異十八曰此非京兆之新豐其地當在巴東郡而晉宋二志皆無此縣太平寰字記開州開江縣本漢朐䏰縣地蜀先主建安二十一

年於今縣南二里置漢豐縣以漢土豐盛軍次丹口遇爲名當卽此新豐也魏雖拔之而不能守

兩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北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御覽四十四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又周地圖記曰其城卽漢時守將所築讀史輿正曰按漢晉春秋云賈詡魏平數請戰亮周則嗣當爲詡

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魏志曹眞傳作費耀征蜀護軍戴淩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作戴陵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爲後鎮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

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魏志明帝紀注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三國志裴注述二日魏書之文非也是役李平詭稱糧盡召亮還懿強遣張郃追之郃遂被殺又據武侯傳注引漢晉春秋武侯前後兩破魏軍魏既失一大將復盡喪軍資上邽麥亦適爲蜀有魏書云云其虛妄更不待辨但魏書自宜爲魏諱陳志亦云爾者其事涉司馬懿也案紀言將芟上邽之麥乃亮軍之事而魏書云或欲自芟上邽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是芟麥者乃出於魏軍之意二說不合觀下文帝曰亮安營自固然後芟麥云云是芟麥實爲蜀人也諸將皆懼

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 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九曰司馬宣王壘俗名上募城在上邽縣東二里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拒之此其壘也案魏時承後漢之舊天水郡尚稱漢陽郡故紀作漢陽惟元和志五年爲四年之譌 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 書鈔一百十六漢末傳曰夏六月亮糧盡軍還至於青封木門郤追之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水經漾水注曰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餘里山上有城極爲嚴固注云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曰祁山在伏羌縣北七里 亮

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四十四曰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農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於是而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王懿從不敢與亮交鋒

屢欠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託辛毗杖節止戰制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訛三國志裴注述二日案司馬懿畏蜀如虎甘受惡辱武侯前後五出惟街亭失利外此未嘗敗衄習鑿齒以晉人撰漢晉春秋不爲懿回護誠所謂公道在人者其說當可信如晉書說則與習氏書正相反且陳志猶載射殺張郃事彼則並一字不及夫晉書撰於唐人於晉更何所諱故遺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陰囑辛毗杖節賈充奉司馬師令弒高貴鄉公等事要皆採自習氏書獨此條不採

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魏志陳矯傳曰矯過泰山泰山太守薛悌異之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注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

雖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食貨志云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元和郡縣圖志曰成國渠在郿縣東北九里首受渭水溉田經武功縣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成國渠在興平縣北一里

二年亮又率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御覽五十七臧榮緒晉書曰宣帝鎮關中諸葛亮攻郿據渭水南五丈原水經渭水注引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讀史方輿紀要曰五丈原謂之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

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初學記六臧榮緒晉書曰高祖拒亮遂濟渭水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御覽七百七十四語林曰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將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之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水經渭水注作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趙一清水經注刊誤曰御覽引魏氏春秋諸軍作諸君元和志同蓋唐人尚以舊籍爲據不用晉書也元和郡縣圖志二云五丈原在郿縣西南二十五里寰宇記三十日五丈原在郿縣西南三十三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日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元和郡縣圖志二日亮果屯於此原耕者雜於渭濱居人安堵軍無私焉）帝遣將軍周當屯陽

遂以餌之數曰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元和郡縣圖志二曰積石原在郿縣西北二十五里水經渭水注曰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懿屯渭南雍州刺史郭淮策亮必爭此原遂先據之亮至果不得上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曰積石原在郿縣西渭水北亦曰北原南距五丈原二十五里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羣書拾補曰壘志作營御覽七引孫盛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沒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御覽九十五引作六千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魏志明帝紀曰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

無所獲則走必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魏志明帝紀注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案儀禮士冠禮注作菡菡後漢書烏桓傳作箇幗菡箇同字說文幗婦人首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魏志辛毗傳字佐治穎川陽翟人封廣平亭侯爲衛尉薨諡肅侯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魏志明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顧炎武日知錄曰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此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攷一篇之中帝賊互見羣書拾補曰自此至千里而請戰邪一段雜厠不倫且賊之稱尤

不當在宣帝紀中郎云異代史官可無拘忌然其體例究當有主客之別不容如是亮曰彼本無戰心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戰心作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御覽五十七臧榮緒晉書曰帝禦之對壘相持百餘日俄而亮卒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

乃行其營壘羣書拾補曰日下脫帝字通志有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一本作置服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入谷然後發喪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曰赤崖在漢中府城西北亦曰赤岸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此句上有宣王之退也一語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作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

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旣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魏志明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宣王見亮使惟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御覽六百五十引晉陽春秋作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并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氐王苻雙强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書鈔一百四晉中興書曰初宣王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劵約不役使御覽五百九十八引宣王說作閔帝關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輸於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洪頤煊諸史攷異二曰魏志作公孫淵史臣避唐諱因舉其字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魏志明帝紀注引干寶晉紀作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魏志明帝紀注干寶晉紀曰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

非淵所及又謂今往懸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魏志明帝紀注引干寶晉紀攻百日句在還百日之上文義較合、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饑弊羣書拾補曰饑飢古人通用帝將郎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以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初學記九臧榮緒晉

書曰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詔宣帝討之發自京東都過魏溫詔郡守以下皆會幕次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號公臺在溫縣西南俗名賀酒臺司馬懿過故邑集父老宴賀於此因名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御覽五百七十引晉陽秋遭遇作令遭畢力作奉辭羣穢作逋穢郭茂倩樂府詩集八十五遭遇作遭逢畢力亦作奉辭羣穢亦作逋穢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樂府詩集八十五成作誠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日大人故城在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又十七日饒陽縣州理城晉魯口城公孫泉叛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案宣王帥師自陸行經冀幽而達平州其運道分兩路一由冀州一由青州由冀州者供陸行之用由青州者則渡海而達平州也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

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沈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魏志公孫淵傳曰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水經大遼水注曰遼水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注云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於遼隊卽是處也案遼隊卽遼隧卑衍畢衍必有一誤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

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魏志公孫淵傳曰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魏志公孫淵傳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蔣濟傳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

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蓋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沓之間去渕向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遣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魏志公孫淵傳曰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令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魏志公孫淵傳曰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御覽三百三十七司馬彪戰略曰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又曰軍到襄平去城百

步穿重塹豎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
圍塹而車輪以大弋椓穿中又豎輪障其前又晉宣帝
教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為三軍作營塹壘時有長
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於梁水魏志
公孫淵傳曰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
北墜襄平城東南御覽七引吳志曰司馬宣王圍公孫
淵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墜襄平東城中震慴文懿大懼魏志公孫淵傳曰淵窘急糧盡
人相食死者甚多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魏志公孫淵傳曰將軍楊祚等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
告文懿曰案魏志鍾會傳注虞松從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是此檄乃松所作也昔
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
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

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魏志公孫淵傳曰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御覽七吳志曰及淵敗當流星處斬之水經大遼水注曰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其水西南流故謂之梁水注云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於斯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

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魏志公孫淵傳曰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注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於此城遂改名為南豐城}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因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魏志公孫淵傳曰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注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己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為文懿所詿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

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幷前二縣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閒詔書五至手詔曰閒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魏志劉放傳注世語曰放劉資孫久典機任獻顒侯肇轄心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水經淸水注曰長泉水又南逕鄧城東名之爲鄧瀆又謂之爲

白屋水注云昔司馬懿征公孫淵還達白屋卽於此也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魏志劉放傳注世語曰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魏志曹爽傳曰魏書曰爽使弟義爲表曰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鎭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

勳退遁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者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疑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請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日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於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悔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令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尙勳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旦貢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傾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個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潘眉三國志攷證曰玩此詔旨蓋謂懿姓司馬氏今若拜大司馬則司馬氏加大名嫌於逼上近柏人彭亡之讖亦非所以安司馬氏也故但拜太傅不拜

大司馬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爲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爲列侯四人爲騎都尉帝固讓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周家祿校勘記曰魏衍文前有魏國既建魏文帝即位黃初以下皆蒙上爲文也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案焉耆本書四夷傳有之危須見於漢武帝征和中詔書稱爲危須尉犂樓蘭六國漢書西域傳云危須國治危須城至焉耆百里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攷證云危須地當在博斯騰泊北今烏沙克塔爾台地攷水經注薨敦之水二源俱導西源東流東源東南流俱逕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薨敦之藪觀此可知危須國地在焉耆之東中隔裕勒都斯河也薨敦水即博斯騰泊焉耆西至都護四百里此云五百里則危須在焉耆東百里也丁氏所攷頗確本紀於魏時尚有此國或晉代始不通朝貢耳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

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修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魏志三少帝紀注引干寶晉紀倫下有五萬人三字掠柤中作寇柤中下有琮己破走而樊圍急一語吳志朱然傳曰赤烏五年征柤注襄陽記曰柤讀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孫氏異同評曰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三國志攷證八曰案陳壽之誤在以赤烏四年爲五年魏少帝紀正始二年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襄陽記柤中去襄陽一百五十里一證也晉書宣帝紀魏正始二年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二證也宋書天文志正始二年五月吳將朱然圍樊城諸葛瑾入柤中

三證也魏志王淩傳正始二年吳大將全琮寇芍陂卽此事四證也魏正始二年於吳為赤烏四年吳主傳赤烏四年書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此又灼然一顯證故此傳之誤在以四年為五年孫盛謂魏少帝紀孫權傳無此事眞可謂視睫不見裴世期引之全無辨證最是疏處水經肥水注曰肥水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水經注釋全氏曰按華夏對鏡圖芍陂周二百二十四里御覽六十六劉澄之豫州記曰陳縣地有芍陂湖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一曰柤山在南漳縣東北一百八里吳將朱然諸葛瑾從柤中乘山險道北出柤中去襄陽城一百五十里按此是地名非山蓋以地山相近因名或云司馬宣王鑿八疊山開路於此停阻也方輿紀要二十一曰芍陂在安豐城南百步[illegible][illegible]芍陂在安豐縣[illegible]二壽春圖經日亦曰安豐塘亦曰期思陂湖廣大川下曰沮水本作睢左傳定四年吳人敗楚及鄖楚子出涉睢又哀六年楚子所謂江漢睢漳者也後作沮又譌為柤今襄陽以南沮水左右皆沮中亦謂之柤中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反劉尙討破之杜佑曰湄山蠻也湄亦作柤卽沮中蠻矣

帝請自討之

魏志三少帝紀注干寶晉紀曰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埸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魏志三少帝紀注干寶晉紀曰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魏志三少帝紀注引干寶晉紀作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魏志三少帝紀注引干寶晉紀作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

侍勞軍于苑秋七月增封食鄄臨潁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魏志常林傳曰林字伯槐河內溫人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敎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注魏畧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畧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太傅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案魏志本傳與宣本紀皆云每拜是魚氏之說不足爲據恆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謚皇考京兆尹爲舞陽成侯三月奏

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於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王應麟困學紀聞十六日歷代漕運

魏陳項壽春通典州郡七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邱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翁元圻注引原注云通典陳州宛邱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汝陰縣西北一百里集證宛邱今河南陳州府之淮寍縣壽春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明地理志河南陳州治東有百尺溝即沙水下流也 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食貨志作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案紀文萬餘頃上似脫溉田二字 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魏志曹爽傳曰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

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注魏畧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李勝字公昭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六年秋八月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魏志三少帝紀注習

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租中斬獲數千租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作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租中將何以救之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陸梁作陸鈔將字上有君字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租中所失萬計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

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鬭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卻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則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來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漢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魏志曹爽傳注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爲散騎常侍轉尚書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計李德胥阮公同時諸人事略考日通鑑胡注據陳志太后居永寧宮非徙也晉諸臣欲增爽惡以遷字加之耳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

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魏志曹爽傳注魏略曰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御覽引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
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

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魏志曹爽傳注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幷何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語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也宣王仍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幷州努力自

愛錯亂其辭狀若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宜
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
爲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
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
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
涕哽咽勝亦長數荅曰輙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
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爲北又云
吾當作并州吾荅言當還爲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
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
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
人愴然讀史舉正曰枕
疾魏末傳作沈疾爲是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魏志
三少帝紀注孫盛魏世籍譜作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
石山去洛城九十里曹爽傳注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
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
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耶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
盡出　是日太白襲月帝于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初學
也

記九王隱晉書曰高祖以爽執政不平廢之起奏事永寍宮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横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寍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水經穀水注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于閶闔南街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丈許地壁悉壘方石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難復制此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

魏志曹爽傳注魏畧曰桓範字元則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復爲兖州刺史正始中拜大司農御覽八百九十五干寶晉紀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案干寶以宣王與蔣濟之言互爲更易與本紀異讀史舉正謂當由晉史臣易之凡有謀議歸美於帝是也

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初學記九王隱晉書曰悉起營兵及城中餘衆承制發武庫仗開四門出迎魏帝於洛資奏爽罪也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御牀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

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互魏志曹爽傳作槃牙三國志攷證三曰牙字誤當爲互互即互字吳志陸瑁傳九域槃牙同王肇和曰經史中互字每譌作牙易大畜猳豕之牙鄭讀爲互牙亦互字後漢書滕撫傳磐牙連歲謝承後漢書中官黃門磐牙境界晉書桓溫傳强蠻盤牙南齊書謝超宗傳沈浮牙見梁書安成王秀傳牙相譏毁魏書出帝紀牙竊上國並互字之譌陳祚道禮書云互牙古字通用顔師古注劉向傳宗族磐互云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此爲曲說釋磐牙尙可釋牙見牙相牙竊斷不能通矣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何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

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勑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魏志曹爽傳曰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注引干寶晉紀曰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爭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魏志曹爽傳注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
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
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又毌丘儉傳注魏
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
桓範等援
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
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
吾族矣魏志曹爽傳注魏略曰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
天子詔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
自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
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
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
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
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
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
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
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己謂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
坐卿兄弟族矣又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
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

坐汝等族誅矣遂逼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魏志曹爽傳曰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注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荅書曰初不知乏之糧甚懷踧踖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晉書鈔一百四御覽六百五魏末傳曰司馬宣王欲誅曹爽而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忽失筆於地魏志曹爽傳注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

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
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又魏略曰丁謐少不肯
交游但博覲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爽輔政乃拔謐
爲散騎常侍遂轉尙書謐爲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
在臺閣數有所彈駮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
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
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鄧颺少得士名於京師與李
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
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尙書颺爲人好
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
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
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畢軌字昭
先以才能少有名聲出爲長史人爲黃門郎遷并州刺
史名爲驕豪時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
軻比能失利至正始中人爲中護軍轉侍中尙書遷司
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少游京
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黨有四
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
禁錮數歲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
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

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
宰守未嘗不稱職桓範號爲曉事於時曹爽輔政以範
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
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
召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
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
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
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
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耶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
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羲兄
弟默然不從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
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
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
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
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
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
士耳遂送廷尉阮公同時諸人事略攷曰魏氏春秋云
宣王使晏治爽獄窮治黨與冀以獲宥通鑑胡注衍攷
異云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獄就令有之晏豈不

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 蔣濟曰曹眞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

魏志曹爽傳曰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眞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眞後注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眞之勳力不宜絶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

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

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案芝本傳云起爲并州刺史不言爲御史中丞曹爽傳注裴松之曰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均異

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戸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初淩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魏志王淩傳注漢晉春秋曰淩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淩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

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魏志王淩傳曰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大軍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水經渠水注曰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淩大軍掩至百尺堨今俗呼之爲山陽堰非也元和郡縣圖志八曰武丘項城縣東南四十里本名丘頭魏王淩密謀廢立司馬宣王將中軍討淩大軍掩至百尺堰

淩自知勢窮面縛水次因改巨頭爲武巨以旌其功卽此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淩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縛見之諸史攷異二曰文帝紀甘露三年魏帝命改巨頭曰武巨以旌武功此時不得有武巨之名當依魏志作巨頭爲正水經注釋二十二曰厄林曰司馬懿雖嘗討王淩至邱頭而武邱之名至司馬昭克諸葛誕始改

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

御覽六百六引魏略作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耶而引軍來乎

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

水經潁水注曰谷水又東逕魏豫州刺史賈逵祠北注云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東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黃金可采爲晉中興之瑞魏志王淩傳注引干寶晉紀作見賈逵祠在水側

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

水經潁水注作王淩届廟而歎曰賈梁道魏志王淩傳注引干寶晉紀作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

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鴆作藥御覽七

百六十七魏略曰晉宣王討王陵陵自知罪重試索棺
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陵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
十身名俱滅遂自殺儀勦當世說賢媛篇注魏氏春秋
日王廣字公淵王淩子也有風量才學魏志注曰廣有志
尚學行誅并死淩收其餘黨皆夷三族魏志郭淮傳注世語曰淮妻王淩之妹淩誅妹
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
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
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
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
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
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
王亦宥之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
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魏志劉劭傳注文章敘錄
日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以光祿大
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水經渠水注曰渠水右合五
池溝上承澤水下流注渠謂之
五池溝口注云今其地爲五池鄉矣帝至自甘城天子又

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魏志張琦傳注庾氏譜曰嶷字劭然潁川人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爲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御覽九十五異苑曰晉宣帝誅王淩寢疾日見陵逼帝呼曰彥雲緩乞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祟案魏志王淩傳注引干寶晉紀作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爲癘蓋宣王以六月病至八月薨也秋八月戊寅崩於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轀輬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廿二史攷異十八曰按禮志魏朝初諡宣帝爲文侯景帝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諡宣文忠武然則初諡文無貞字也禮志及文帝紀並稱舞

陽宣文侯誄贈[illegible]此云文宣亦轉寫之誤案魏志三少帝紀傳嘏傳並作宣文管寧傳注引傳子作相國宣文侯宣王未受相國此傳子之誤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水經洛水注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閒悉

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于已詐之心延安于將危之命覩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

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于近者則遺遠溺于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

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